

WENZI DE FAZHAN

文字的发展

〔苏联〕V. A. ISTRIN 著

杜松寿译

内部读物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字改革出版社



000
K2503
881

WENZI DE FAZHAN
文 字 的 发 展

〔苏联〕V. A. Istrin 著

杜松寿译

WENZI GAIGE CHUBANSHE

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

1966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本研究文字发展规律的著作。作者就自己多年研究文字发展的见解，参考近一时期古文字学者们对古代文字的发掘和了解，写成了这本书。在进行文字的分类时，作者主要从历史的全局观点出发，从社会发展对文字的需要出发，而把文字基本上划分为图画综合文字、词字文字、音节文字、字母-音素文字四个阶段。同时，结合各民族的具体历史背景、语言特点，说明几种主要文字的产生、发展情况。就某种意义讲，本书也是对迄今为止一些文字学论著作了一番总结。

全书共十章，主要讲述：文字的本质、初期文字的发生及其特征、词字文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音节文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字母-音素文字的发生及其发展规律、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

本书是研究普通文字史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可供研究文字改革问题的同志参考，也可作为大专学校讲授文字学方面的参考资料。

內 部 读 物

WENZI DE FAZHAN

文 字 的 发 展

[苏联] V. A. Istrin 著

杜松寿译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90号

WENZI GAIGE CHUBANSHE CHUBAN

文 字 改 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9060·495 字数：504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插页：7 印张：12

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册

定价(9) 1.70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文字的本质,它跟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5
第二章 术语系统和分类问题.....	22
第三章 初期文字的发生及其特征.....	41
第四章 词字文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73
第五章 音节文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134
第六章 字母-音素文字的发生.....	192
第七章 字母-音素文字发展的规律.....	227
第八章 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发生和发展.....	266
第九章 特种书写符号	323
结 论 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	347

引 言

最近几十年来,许多巨大的发现把文字的历史丰富起来了。只要列举出下列这些发现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最古的埃及铭文、Sumer 铭文和原始迦南(Chanaan)铭文, Novgorod 的桦皮公文和其他古俄罗斯以及保加利亚的文献, Ugarit 楔形文字和克里特线条文字的解读,马亚文字的部分解读。

这些发现重新启示了埃及文字、Sumer 文字、斯拉夫文字和其他最大的文字体系发展的初期阶段的情况,引出了关于最古的字母-音素文字起源的新的(克里特-Myken,原始迦南、Byblos 的)理论。

最近几十年来的实践,其中包括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和苏联各民族创制新文字的工作,给文字史带来了许多新内容。

文字学上积累的丰富的实际材料引起最近 10—15 年在国外出现了普通文字史方面一系列总结性的新著作:在捷克斯洛伐克有 Č. Loukotka 的《文字的发展》(Vyvoj pisma), 1946(227 页);在英国 D. Diringer 的《作为人类历史钥匙的字母》(The Alphabet, a key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第一版, 1948; 第二版, 1949; 第三版, 1952(607 页);在美国有 I. Gelb 的《文字的研究》(A Study of writing), 1952(295 页), A. C. Moorhouse 的《字母的凯歌》(The triumph of the alphabet), 1953(223 页);在法国有 J. Février 的《文字史》(Histoire de l'écriture), 1948(608 页), M. Cohen 的《文字》(L'écriture), 1953(130 页), M. Cohen 的《文字的伟大发明及其发展》(La grande invention de l'écriture et son évolution),

1958 (三卷, 700 多页); 在德国 H. Jensen 的《文字的今昔》(Die Schrift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第二版, 1958 (584 页)。

俄语方面的普通文字史和理论的著作很少。

在这以前用俄语出版的唯一的总结性著作要算 Ia. B. Schnitzer 的书《附图普通文字史》(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письма), 这本书初版于 1903 年, 现在几乎全陈旧了^①。固然, 1950 年外国语书籍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本译自捷克文的总结性的著作——Č. Loukotka 的《文字的发展》。但是这一本书也不能完全满足当代科学的要求; 比起 Ia. B. Schnitzer 来, 他拿出了比较新鲜的材料(虽然到了 1961 年已经部分地陈旧了), 但是他有原则上的缺点(把文字跟语言、跟社会历史割裂开来, 文字起源于魔法的理论, 等等)^②。1960—1961 年在苏联出版的翻译本 K. Keram 作的《诸神·陵墓·学者》和 J. Friedrich 作的《古语文的释读》(Entzifferung verschollener Schriften und Sprachen)*, 由于题材专门, 只部分地填补了在苏联的文字史著作中存在的空白点。

苏联作者关于文字学一般理论的著作只有院士 N. Ia. 马尔(《从雅弗理论来看“书”和“文字”两个术语的来历》, 1927; 《语言和文字》, 1930; 《文字和语言》, 1938) 和院士 I. I. 墨山宁诺夫(《文字和语言中的阶段性问题》, 1931) 的著作以及最近几年来一系列的杂志论文和百科全书条目。

在苏联出版的文字史的其他著作, 或者只研究非常重要但却

① Ia. B. Schnitzer 的书里除过讲到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一节外, 全是根据 1880 年在维也纳出版的 K. Faulmann 写的《插图文字史》(Illustrierte Geschichte der Schrift) 的材料编成的。

② 参看, 例如,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2, №8 上 E. I. Kamenceva 的书评。

* 中译本, 商务, 1965。

是局部的文字史问题(例如, V.I. Avdiyev, A.V. Arcihovski, I.M. Dyiakonov, N.I. Konrad, D.S. Lihachev, I.M. Oshanin, V.V. Struve, M.N. Tihomirov, S.P. Tolstov 等人的研究), 或者是通俗小册子(例如, V.A. Kochergina 作的《文字史概要》*, 1955, V.P. Ivancev 作的《由图画到字母》, 1957, 等等), 或者是各科综合的著作——语言学的, 古文字学的, 书史的和印刷术的, 对于文字问题只是顺便提了一提。

本书不敢妄想担负普通文字史专著的任务; 它的任务是提出几个文字理论问题并作初步的解决, 这些问题是: 文字的本质, 它和语言、思维的关系; 文字体系的术语系统和分类问题; 文字发生的条件和时间; 决定文字发展的因素, 最重要的文字发展规律。此外, 根据文字历史的一般规律对字母-音素文字特别是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来源问题的各种理论作一些分析, 也分析一下特殊的文字符号形式(数字, 标点符号, 等)。

其他文字理论问题在本书中或者不加研究或者只提一提。这类问题中有: 文字的主要正字法原则; 语言的语音成分、音位成分和文字的字母-音素成分的相互关系; 特殊的文字体系(速记, 密码, 音标, 等等)。本书对古文字学(палеография)和字体(графика)问题只是偶然提了一下。

由于本书想解决的是理论问题, 而不是历史问题, 所以对于中间类型文字体系, 比方从词字(логография)到音节文字(例如 Sumer 的), 或者到辅音-音素文字(例如, 埃及的), 并没有放在同一章内而是放到几章里研究, 有条件地从词字、音节和辅音-音素体系里抽了出来。同时也谈到每种中间类型文字体系中不同类型

* 中译文见《语言学论文选译》, 5。

成分的组合原则。

因为本书是苏维埃时代第一本专论文字的一般历史和理论的有份量的书,所以作者极力使它不仅适合专家的程度,也要使比较广泛的读者能够看得懂。因此,书里对许多普通历史和语言学的术语下了定义,许多最重要的日期也注明了;在所有可争论的情况之下(例如,古埃及, Sumer),都用了苏维埃史学所采用的分期法。

本书是以作者关于文字史的早先的著述为基础写成的:《文字理论的几个问题》(《语言学问题》, 1953, № 4);《评 M. Cohen 的 L'écriture》(《古代史通报》, 1955, № 2);《论字母-音素文字的起源》(《世界文化史通报》, 1957, № 4);《十月革命和苏联各族的文字体系》(同上, 1957, № 5);《论最初的文字的起源》(同上, 1959, № 2);《论斯拉夫-俄罗斯文字的发生》(同上, 1960, № 6);《文字及其分类,术语和发展规律》(L'écriture, sa classification, sa terminologie et les régularités de son développement)。《Cahiers d'histoire mondiale》(Neuchatel, 1957);《文字类型与语言之间的关系》(Relations entre les types d'écriture et la langue)《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à la lumière du marxisme》, № 7 (Paris, 1958), 以及下列条目:《文字》*(与 I. Dyakonov 和 R. Kinjalov 合写),《音素文字》,《音节文字》,《表意文字》,《基利尔字母》,等(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

* 中译本,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第一章 文字的本质, 它跟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1

文字理论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字本质的问题, 也就是说, 它的作用、它所使用的手段、它跟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都是怎样的。

有声言语是思维的必要的物质外壳, 它(跟劳动一起)构成了思维发生的条件之一, 并且用作人们交际的主要工具。

文字, 这就是对有声言语的补充的交际工具, 是“回忆”的方式, 是“巩固”语言的。

但是文字跟语言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文字所起的主要作用, 它的特殊功能, 究竟在哪儿呢?

有声言语^①, 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 除去它的无穷尽的能力外, 还有两个缺点: 它受空间的限制(话不能听得很远)和时间的限制(话只在说的时候听到)。

当然, 在我们的时代, 由于技术的发展, 有声言语的这两个缺点部分地得到弥补了。比方, 有声言语在空间上所受到的限制由于发明了扬声器、电话、留声机、无线电而部分地得到弥补了; 时间上的限制由于发明录音机而局部地得到解决了。

但是, 第一, 技术的发展只能局部地取消或者正确些说削弱有

① 语言(язык)和言语(речь)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它们二者各跟“文字”这个概念的关系, 参看本书第14页。

声言语的这两个缺点，因为上述巩固和传达言语的技术手段需要复杂的仪器，而且比起讲话来使用范围更窄。第二，连这种局部地取消口语的这些缺点的方法也只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作到的。而把口讲的话传到远方并且巩固在时间上(传之久远)的要求，在远古时期就有了的。

这种要求起初是用各种方法得到满足的。为了把信息传到远处，曾经使用了烽烟、篝火、击鼓；为了传之久远曾使用了具有假定的象征意义的各种实物，例如，“+”表示埋葬，围墙表示物主权，箭头表示方向；其最发达的形式是秘鲁印卡人的结绳，美洲印第安人的珠串(参看本书第三章)。但是逐渐地最广泛地传播的还是传达和巩固言语的最方便和精确的图形的方式——文字^①。至于用“实物”表达信息的方式，它们的使用主要限于远距离的信号制度。

因此，文字可以定义为对有声言语的补充交际工具，主要用以把言语传到远方并传之久远，它是借助线条符号或图像表达言语的各种成分来实现的。

2

文字在语言的基础上发生，但文字有它自己的特点。

文字的第一个特点是，它不是独立的交际工具，而是辅助言语的交际工具(至少在文字发展的初期阶段是这样的)。

I. P. 巴甫洛夫把语言、词看作“信号的信号”，即“第二信号系统”，它是在第一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发生的，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个主要点。

I. P. 巴甫洛夫^②写道：“动物在系族(homo sapiens)出现以前，

^① 文字发生的条件将在本书第三章谈到。

^② И. П. Павл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ч. 2. М., 1951, 345 页。
中译本：巴甫洛夫选集，304—305 页。

们它仅是通过由周围世界作用于各种感受器，而传到中枢神经系统相应细胞的各种动因所发生的直接印象去与周围世界进行联系。这种直接印象乃是外在客体的唯一信号。在后起的人类身上，出现、发展和极其完善了一种可发音的、可听到的和可看到的词所表现的第二信号，即第一信号的信号。”巴甫洛夫在另一场合也发挥了这个思想^①：“如果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感觉与表象，对于我们来说，乃是现实的第一信号，具体的信号，那么言语，特别首先是那种从言语器官达到大脑皮质的动觉刺激物，乃是第二信号，即信号的信号。它是现实的抽象化，它可加以概括，它组成了那种附加的，即为人类所特有的高级思维……。”

根据 I. P. 巴甫洛夫的学说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应该不应该把文字看成“第三个信号系统”，认为它是在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正如第二信号系统在第一信号系统基础上产生的一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自然应该是否定的。

I. P. 巴甫洛夫所了解的词是“信号的信号”，不仅因为它们代替概念（类似条件反射代替无条件反射）。I. P. 巴甫洛夫把词叫做“信号的信号”主要是因为，词、语言原则上改变并扩大认识世界的条件，建立了新的动物界所没有的概括、抽象思维的可能性^②，构成了人作为特种生物的主要特点之一。

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里，牢固地建立了语言是思维（尤其抽象思维）产生和实现的必要条件之一的观点。马克思^③曾经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

① И. П. Павло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ч. 2. М., 1951, 232—233 页。中译本：巴甫洛夫选集，177 页。

② “……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第 28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 34 页。

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一原理列宁曾不止一次地申述过^①。这一原理被几乎所有的研究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的现代苏维埃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卫护^②。

上边说的，毫无问题，都属于以概念和判断的形式进行的抽象思维。

感觉-形象的思维是以知觉形象和表象(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的形式进行的，它跟抽象思维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几乎不必通过言语的固着而实现；比方，回忆看过的演出时，如果不同时理解和鉴定所看到的，就可能是一连串具体的感觉形象，几乎没有言语固着。

有了概念和判断就是另外一回事。D. P. Gorski^③写道：“既然我们从感性知觉上不能一下子给予全部树木的共性和特性，那么就有必要由我们分出共同属性的特殊物质担当者。这个物质担当者就是词。而且，当着需要把感觉上不能领会的属性的思想以及现实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的思想加以巩固和具体化的时候，也是需要词的。”

相反的理论——抽象思维可以不依赖词而存在的理论^④——

① В. И. Ленин. «哲学笔记», 人民出版社, 1956, 第281页。

② 参看, 例如, «思维与语言»论文集里的文章,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7, Д. П. Горский. Роль языка в познании, 75页; В. З. Панфил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оотношении языка и мышления, 118页; В. М.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Слово и понятие, 230页; П. В. Копнин. Природа суждения и формы выражения его в языке, 351页; Е. М. Галкина-Редорук. О форме и содержании в языке, 375页; А. Г. Спиркин.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языка и его роль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мышления, 69页; С. Л. Рубинштейн. К вопросу о мышлении и языке.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57, №2, 45页, 和其他著作。

③ Д. П. Горский. Роль языка в познании, 98页。

④ 在现代苏维埃著作里这个理论在《语言学问题》1958, №5中以《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为题发表的读者来信综述里有所反映。在现代国外的关于文字问题的著作里卫护这一理论的人中有 I. Gelb (A Study of Writing. Chicago, 1952)。

的拥护者常常引证三个现象:1)他们认为各种科学的和科技的符号体系是“语言以外的”符号体系;2)在某些阅读情况之下,读者几乎没有发出词的声音或没有产生词的动觉形象;3)先天的聋哑人有比较发达的思维。

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些现象,因为它们跟文字理论是分不开的。

首先能不能认为科学和科技符号是“语言以外的”符号呢?

如果“语言以外的”这个术语用到使用其他物质工具而不是有声语言工具的符号体系,那么科学和科技符号就可以叫做“语言以外的”。不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语言以外的”势必指的是任何书写符号。相反,如果“语言以外的”所指的是不以语言为转移的符号,不是表现语言、不是表现词的,而是直接表现思维和概念的符号,那么科学符号自然应该认为是“语言的”符号,因为没有一个新的概念(从而表达这个概念的符号也一样)能够不先固定在词语上而发生的。

任何科学的或者科技的符号在语言里都有相应的科学术语^①。只是这个术语有时表现为一个词(例如:~“tilda 波形号”, $\int$ “积分”, $\sqrt{\quad}$ “根号”, ∞ “无限”, Σ “和”,O“氧气”),有时表现为整个词组(例如: $\oplus$ “原子核”, $\equiv$ “三键”* h“Planck 常数”**)。在所有情况下,科学上新建立的概念开始时是用话语表示的,以后才给创制一个专门符号。

上边谈的是科学符号的产生。进一步,由于这些符号的经常

① 参看,例如, Г. А. Вольперт 的著作《Специальные типографские знаки для набора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книг》,里边收录了科技各部门所用的专门符号约 8 千个(全苏印刷工业研究所手稿,莫斯科,1946)。

* 三键,化学术语,比方 $\text{OH}\equiv\text{C}-\text{OH}_2$ 。——译注。

** Planck 常数,化学术语,等于 $(6.559 \pm 0.008) \times 10^{-27} \text{erg-seconds}$ 。Max Planck 是德国量子理论物理学家。——译注。

使用，往往就由原来的“概念—术语—书写符号”关系形成了第二性的“概念—书写符号”关系(见下)。在这种情况下(例如，数学运算时)科学符号常常表现为不固着于话语。

为什么人们会感到科学符号跟一般文字符号(例如，字母)不同呢？这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所习惯的音素文字符号(例如，俄文字母或拉丁字母)表示的是单个音素；而科学符号表示的则是整个的词或者词组，也就是一种表意词字(логограмма)^①。科学符号的国际性质就特别说明这一点。各国的学者之所以能够了解这些符号正是因为它们直接跟词的意义相联系，而不是跟词的声音相联系；但是各国学者在读这些符号的时候发音大都不一样。科学符号的第二个特征是，这些符号(术语也一样)比起一般文字符号来具有更窄的使用范围。第三个特征是，它们不像一般文字符号那样自发地形成；而是为了科学上的一定的目的和操作人为地创制出来的。科学符号的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是，可以用这些符号通过特殊的运算方法取得新的科学结论和成果；可以举出数目字作为最简单的例证，这些数目字专门适应于进行各种计算。

有几种特殊的阅读方式是比较复杂的。

在现代苏维埃和国外的有关阅读心理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在领会复杂的数学、化学和其他内容的主要由科学符号组成的文章时，阅读者的意识里不总是产生词的声音或动觉形象，这些形象常由图形形象代替了，因而，概念的物质基础在这儿不是词(狭义的)，而是书写符号。在读者缺乏某种外语口语习惯的时候

^① 这儿和以后所说的词字是指的这样的书写符号，它们表示词或者词的独立含义部分(例如，词根词素)，表意词字跟词的意义直接联系，而不跟词的读音相联系(详见本书第二章)。

阅读该外语,以及在“默默”扫读本族语言的文字的情况下,也有人提出类似的论点。不管是哪一种阅读方式,在读者的意识里也不总是产生词的语音或动觉形象的。

这些论点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在所有上述情况下,用词的图形形象代替词的语音或动觉形象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阅读者脑子里已经形成了术语词汇,而且词义和词形的联想已经充分巩固。在阅读外语的时候,由于读者对外语文字的词形和发音之间联系不够巩固,更加强了词的字形和概念之间的直接联系。

在所有上述情况下用书写符号代替词都是在原来的绝对必要的“概念—词—书写符号”的联系基础之上实现的。由于这种联系经常不断重复,中间环节有时消失因而形成了第二性的,派生的联系“概念—书写符号”。

至于扫读和阅读外语,就产生了枝节问题。在字母-音素文字里,如果这些文字符号(字母)不是具有语意,而是具有语音,不是表示整个的词(像科技符号那样),而是表示一些单个的音素,那么怎么会形成“概念—书写符号”这种联系呢?对于这个问题,阅读心理方面的著作有所回答。根据这些著作^①,熟练的视力在扫读时能一下子看到约10个字母。根据音节的明确界限和整个词甚至整个词组的一般外貌(长度,图形,等等),就可以认出一个词有时甚至是几个相连的词。

因此,虽然字母表示的是单个音素,但在扫读时我们往往一下子认出了表示整个词甚至词组的符号的长串结合。表示词的符号结合由于空当而彼此分开,有助于扫读。结果,这些符号结合在我们的意识里成了复杂的词字。正是这样的仿佛词字性的阅读,尤

① 参看书末所附书目第Ⅰ部分。

其是扫读,才能甚至在字母-音素文字里形成“概念—书写符号”型的联系。

这个结论也由分析没有外语口语习惯的读者阅读外语的情况得到证实。如已经指出的,这样阅读时,在阅读者的意识里有时并不产生词的语音形象。但是却常常发生另一种情况。用外语(例如,英语)写出的词的图形形象,在读者的意识里引起词的语音形象,但往往不是原文语言的,而是读者自己的语言的(例如,汉语)。在这种情况下,词虽然是由字母-音素符号表达,但是也像特殊的词字一样被感觉的。

说明先天聋哑人的抽象思维的可能性,还要复杂些。

毫无疑问,人类思维是以借助感觉器官从外界获得的表象和感觉为基础的。但是只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只是没有高度抽象的思维,几乎只由具体的表象组成的。其实,先天聋哑人也是借助于概念和判断才能够有抽象思维。特别是聋哑人参加复杂的劳动过程,在阅读中了解文学创作,等等,可以证实这一点。

聋哑人能够思维,往往(最近几年也是这样^①)被用来作为反对没有语言就不能思维这一理论的主要论据。在苏维埃科学里,这个问题显然应该用下列方式解决。

先天的聋哑人,如果没有经过专门的语音矫正教学,特别是阅读和书写,他们的思维照例是非常具体的,没有复杂的一般的和抽象的概念与判断^②。

① 见《语言学问题》1958, №5, 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的《来稿综述》。

② Л. П. Голубева, Из опыта работы с неговорящими детьми. М., 1952; М. Е. Хватцев. Логопедия. М., 1951, гл. 3.

先天的聋哑人的复杂的、抽象的概念和判断的形成主要是经过专门的语音矫正教学(特别是阅读和书写的学习)的结果。在学会了读写的情况之下,字形的话语符号就成了语音的话语符号的代替者,成了概念的物质担当者。而且,只是由于语音矫正教师的现成的发达的词汇和他所用的特殊的教学方法,这种代替才成为可能。

因此,在所有上述情况之下都不能谈到没有词的思维,只能说词的语音形象被词的图形形象代替了,这种图形形象是以早先形成的发达的词汇为基础的(前一情况是读者自己的词汇,后一情况是语音矫正教师的词汇)。同时,这样的代替只有在获得丰富的阅读习惯以后才有可能,在下一情况下也是有赖于特别的语音矫正教学法的。

根据以上所述情况也可以给以下问题作出回答:应不应该把文字看做“第三信号系统”?

如上边所指出的,文字建立了“概念—词—书写符号”型的新的补充性联系。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些联系甚至转为“概念—书写符号”型的联系。其结果书写符号往往成为词的替身,从而扩大了语言作为“第二信号系统”的能力。文字在更大的程度上扩大了语言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能力。但是,文字在扩大语言的能力时并没有给人类思维的性质和条件带来原则上的改变,也没有创造出新的生物种属。因此,不能把文字理解为“第三信号系统”。

有些作者,把有声言语跟语言对立起来,从而犯了类似上边举出的错误,他们认为文字(书面言语)跟有声言语同样是表达语言的手段。比方,A.S.Chikobava 在他的《语言学引论》一书中写道:“言语可以是口头的和书面的。除了口语之外,书面言语作为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而广泛使用着。书面言语是以目治的,口头言